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一

題跋三十二首

跋夏憲副所藏褚河南書兒寬贊墨蹟

書家謂作真字能寓篆隸法則高古今觀褚公所書益信

跋東坡墨蹟

予嘗見東坡所書九歌于吳中今復從憲副夏公見此筆意尤覺老硬然東坡所為惓惓於正則者疑皆在黃白瓊儋時書觀者必能會此意於紙墨間也而其後歲月氏多皆不著豈常所謂多難畏人者耶

書邵通判決防詩後

吳人得圍田之利久矣比歲大水冒隄上田至與江湖相連歲屢不收而民益困此可獨咎乎天時哉蓋田之利修於人力而



亦未嘗不壞於人力其所以壞之者專其利於己而不恤乎人耳今長洲崑山常熟三縣皆在郡東彌望皆昔之良田也田傍故有渠豪民爭堰之以為己利每夏秋兩作水不得洩凡田之居上流者始病至於舟楫阻而不通其為害亦久矣壬寅之夏今通守沔陽邵侯受巡撫王公之命往決之計六十餘堰先是欲為此役者民往往持挺相擊逐其婦子爭臥堰上至不得施畚鍤惟督役者闕茸且苟小利而不知大惠其事遂已侯獨不顧奮然為之而害始除更立條約以為後禁春秋蔡丘之命曰無曲防而孟子譏白圭以隣國為壑若侯非知為政者乎近有携鄉人歌詩數篇至京師所以頌侯之惠甚悉凡仕朝者遂從而和之於是吳田皆登歲則大熟予適讀其詩竊喜吾人之有主意也為之二復不已而因有說焉甚常熟東北有白茅

港水所從入海而海潮亦從而入者也潮日再至皆濁泥既退而泥留歲久海口漸堙水不得盡洩自有吳以來蓋不知幾濬矣予聞父老云元末偽吳張士誠嘗發卒數萬事此而功竟成今十紀于此濬之實維其時王公蓋嘗有意而未暇及使復委其事於侯吾知其必濟也

### 跋沈啓南畫卷

吳中多湖山之勝予數與沈君啓南往游其間尤勝處輒有詩紀之然不若啓南紀之于畫之似也大理楊公方嚮用于時顧有山水之好得此卷愛之而以示予予去吳中數年矣山水勝處雖嘗往來于懷然其景象特如夢寐中不復了了閱此何異短輿孤棹穿雲涉澗徜徉終日而凡市橋田舍林亭溪閣與夫漁樵所集僊佛所居魚鳥之間暇煙霞之晦靄几案間一覽殆

徧而且免夫登頓之勞何其樂哉

題朱文公請祠治姦二劄

寬伏讀文公與時宰二手劄大儒君子恬靜剛直之氣數百載之下猶充溢紙墨間其門人序公事行所謂謹難進之禮屬易退之節不貶道以求售不徇俗以苟安者亦畧可以窺見矣二劄今為盱眙陳明之所藏明之初登進士第將有官守其不徒玩此必有所以嚮慕之者在矣

跋張即之墨蹟

昔人為八音與政通而文章以時高下豈惟文章哉字畫亦然故因時可以知書因書可以驗時有不可逃者張即之生宋南渡後書名在當時甚盛此所書杜詩已不完闕化徐敦夫得以示予蓋書之變至此已極當時所以重之則世變亦可知矣夫

即之欲自成家故其書法如此若以虞道園之說斷之則亦太甚矣乎

跋朱存復錄范文穆公田園雜興詩後

士起里巷登廟朝往往溺于富貴雖為人劾而逐之不知退即退焉長歎無聊日夜跋望召命之至視田園蕭散漠然不知所以為樂者何限范文穆公仕南宋至參知政事而為吳人築老圃堂於石湖之濱種梅萬株歌詠自樂此其所賦四時田園雜興詩也其詩六十首凡村居景物摹寫殆盡雖老於犁鋤間者或不能及而感歎民隱之意時復寓焉公嘗使金與虜主面定受書之禮庭中紛然共怒至欲殺之公不為動竟完節而歸今讀其詩特一田父野翁耳安知前日毅然不屈於疆場之外者乃其人耶於是可見公之所養矣公詩自序作於淳熙丙午

此則錄寄其同年者謂幸且老健所作將不止此抑不知後來果有作否惜不得其全集閱之元征東儒學提舉朱存復先生手錄其詩成卷其玄孫今進士天昭持示予先生以文學知名于吳懷抱高潔寔有文穆之風錄此可以見其好尚而天昭向用伊始未暇及此顧予老且至他日乞身而歸訪公遺蹟取其詩歌之以與田父野翁相倡和於壠畝之上亦足以樂也

跋元人顧玉山小象

玉山小象五觀浴馬與摘阮皆壯歲事豪挾之氣可洵何其偉也補釋典寫道經則游心虛寂之地其氣已衰至於既老方牀曲几與一老翁對語癯然病狀宛若維摩詰又何其憊也然是時玉山方避徵辟為全身遠害之計與夫屑屑於得失以犯孔子血氣之戒者豈不猶賢乎五象今特有石刻一存吳中所謂

補釋典者予從其五世孫鏞觀此展玩之餘不能無蒙莊氏三患之歎

跋桃源雅集記

元之季吳中多富室爭以奢侈相高然好文而喜客者皆莫若顧玉山百餘年來吳人尚能道其盛而予又嘗閱玉山名勝集則當時所與名士登臨宴賞之文辭皆在信乎其盛也玉山在國初以其子元臣為元故官從 詔旨徙居中都於是一時宮室或徙或死聲銷景滅蕩然無存獨玉山之後仕宦不絕再世為御醫其玄孫士通以醫學正術致仕好文如先世今以其官傳子鏞鏞以公事來京師謂予為鄉人也携示此卷益桃源為玉山隱居諸景之冠而此集楊鍊厓又所謂諸集之冠者也風流文采儼然有晉宋人遺意豈其世已亂託此而述焉者耶其

事已不必論惟此集至今已百三十五年而顧氏之孫不失衣冠之族藏其故物宛然如新其亦可謂賢矣

跋元人與朱澤民提學手簡

有元名公奇士與夫方外高流其手蹟大畧見於卷中即此可見提學公文雅之盛足以致人之愛慕也衛幕許君鴻高得于朱氏以鄉先達故藏之甚謹朱氏雖欲復之忍弗能舍蓋其好古如此卷中獨虞邵菴一札非出親書特注名其後乃病目中所以法也許君所得又有當時與提學公韻語數十篇別為卷藏于家

跋屈可菴畧行卷

屈可菴作此四紙遺吳惟謙刑部盡其所長者矣惟謙外舅為太常夏公公以墨竹名世惟謙得之既多然復有取於可菴

非欲兼收而竝蓄者耶

題韓都憲手札

成化元年廣蠻反朝廷命今武靖趙公往征而起都憲韓公於浙省贊之方二公行師檄書所至人爭用命固已震懾蠻矣此則都憲一時遺武靖書札而一二韻語亦附其間武靖既戒其子謹藏之俾以示予夫此雖皆片紙而予因得窺見二公之所以成功者蓋人共事未有不成於和而敗於乖況行師又國之大事乎今觀二公之深謀密議纖悉不遺其相推相信宛然若兄弟朋友之相告語者宜其一舉平蠻武功赫然與狄青崑崙關之捷相望是豈僥倖者哉他日都憲歸休吳下寬以里人辱不鄙得數接言論時既病矣激烈之氣猶溢眉睫間而今則已矣世之偉然如公者不可復得矣所幸充國雖老征蠻壽

策 朝廷猶將訪之殘寇不足滅也

題岳蒙泉與其子壻李士常御史手帖

觀蒙泉翁手帖其間因士常有兄之喪不肯應舉而力勸之之語益歎士常之賢遠於人而非今世所能及也卷內雜以葉文莊公遺蒙泉一帖蓋與翁論士常學業因以附之耳

跋宋王伯虎遺書敕四道

右宋王伯虎初登進士第授建州司理參軍時所受敕也按許文定公將志公墓公為司理州有疑獄久不決乃命撤械休于庭惟其廳而潛聽之因互相咎質其是非明日訊之衆相顧而驚以服出其濫死者三四人然則公可謂能其官不負於敕詞矣公字炳之閩之福清人仕至戶部郎中從子伯起後家吳中是生著作先生信伯為河南程氏門人子孫累世業儒又十世

為訥齋隱居時勉且以醫名保其先世敕牒凡數軸手授其子觀使謹藏之噫吳多故家求能保其故物而不失者吾見王氏而已觀字惟顯方以名醫徵赴京師以予交其父子間也盡攜其所藏者示予以歲月考之此軸最久蓋嘉祐四年至今幾六百年矣

按墓誌公以流內銓主簿改太子中允檢詳樞密院禮房吏房文字一時建白數事議者以為知大體而刪定例冊自宋初以來為件得八千七百有奇又以泰山汾陰籍田朝陵行幸之類非常禮據其行於時者為件得一千五百又以高麗入貢修成宴勞式皆奏上之觀此則宋之彌文亦可見矣此敕按家乘所錄首缺敕王伯虎等樞密本兵九字公以館閣校勘坐事謫監鈔山縣鹽酒稅敕詞所謂小疵去職

者也哲宗初遷朝奉郎再遷秘書省校書郎獲被此敕其後亦缺數行其詞載家乘可考也

按王氏錄本公凡五被制敕今真蹟之存者四然多缺而不完此則權饒州軍所受者亦缺其前數行幸當時三省官所署名皆在若呂申公汲公孔舍人在中書劉忠肅公顧龍圖在門下左右丞在尚書而吏部則蘇公子容孫公莘老元祐人才信乎極一時之盛矣

跋宋高宗獎諭著作郎王蘋敕

宋著作王先生在紹興初以布衣被薦得召見行在當戎馬間陳說數百言正而不迂高宗重之因有通儒之目遂除秘書省正字未幾兼史館檢勘會敕范冲重脩神宗哲宗實錄以辨宣仁太后之誣先生適預其事書成此其獎諭之詞也已而有著

作郎之命一時因論昔詆誣之罪追貶章惇蔡卞公論翕然始行然先生之學實出於伊川程氏以躬行實踐致君澤民為事初不專於著述世雖知所重而用之未當其任為可惜耳先生為人見伊洛淵源錄讀者當自知之

跋王氏紹興敕牒

紹興三十二年高宗禪位之歲也考之宋史宰輔志是歲左右僕射同平章事為陳康伯朱倬六月倬罷以觀文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故牒尾特具銜而無押字楊椿自兵部尚書權翰林學士除參知政事以省貳故特書姓蓋當時之制如此然王氏此牒不知所受主名族譜獨有諱晉之者官終登仕郎或其人也

跋真西山與王周卿手帖



周卿諱德文吾鄉王氏之先也仕宋雖不甚顯然其學實出于其曾伯祖信伯先生帖中所謂先著作是也故西山真先生特與之善他如魏參政了翁游丞相似杜丞相範王待制遂亦嘗舉薦陵陽李侍郎心傳因謂其所交皆天下正人然則此帖豈非其一證左也哉惟顯其善藏之

跋王德文公據

按德文墓誌云海陵趙守善湘以逆全毀破城壁委請經理以功奏補承信郎考之宋史紹定三年以善湘為江淮制置使趙范知揚州已而李全反明年善湘范及范弟葵率兵追全全往海陵竟走死新塘今公據為端平元年所給時葵范收復三京已去淮東紙尾有趙姓蓋善湘也但所謂汪不知為誰且其間復署泰州軍事判官泰州即海陵其為奏補時公據益可信德

文即真西山所與手帖者賢而有文卒葬吳縣橫山

跋王光菴遺墨

光翁固高士其遺墨斷爛非後人之賢孰為收拾而存之

跋劉參政與楊君謙手簡

故廣東參政劉公欽謨博學多聞所蓄書殆與崑山葉文莊公等觀此小簡與楊儀曹君謙託以購書者意甚懇懇益可見矣然君謙於公為甥平日所得於公者止此宜其愛護而不忍棄也

題李職方藏山谷草書

昔東坡見山谷草書從旁稱歎錢穆父獨惜以為未見懷素真蹟後山谷見自叙帖書法頓覺大進不審此卷作時是嘗見耶抑或未見耶職方公深於書者藏此其必能辨之

跋文信公研銘

自楊鍊厓藏文信公研銘後百餘年傳吾崑山葉文莊公公又傳其子鄉貢進士晨銘云壽吾文之傳今研之存亡未可知孰知此銘反有賴於公而傳耶展玩之餘為之敬歎

跋方寸鍊志後

予嘗見故元時吳人印章刻畫古雅疑其多出於吾子行之手而不知有朱伯盛者今觀楊鍊厓顧玉山輩方寸鍊志并詩始知之伯盛名珪玉山稱其為西郊草堂之鄰蓋崑山人葉君廷光與為同縣宜其獲此而藏之也

讀顏孝子傳

太史陳先生所作顏孝子季栗傳予讀之不知今世之有斯人也他日則以季栗孝行問諸其族屬曰然問諸其鄰里曰然又

問諸季栗所識之人莫不曰然嗟乎太史之傳於是乎不誣矣然傳所載季栗孝行不一而事生視事死頗畧予因問得之以補傳之所未及蓋季栗侍其父自鳳翔還且必躬為其父滌溺器家人止之曰此臧獲輩事耳何以自為季栗曰非爾所知蓋其心恒恐其親之有疾每視其溺之清濁而異其烹調之味其父固亦不知也如是者終其父之沒昔人載庾黔婁侍父病不載其嘗藥而載其嘗糞者以嘗藥人所易嘗糞人所難其難者為之則其易者可知矣今季栗躬滌溺器亦黔婁嘗糞類耳但黔婁於其親之既病而嘗之不若季栗謹之於未病也世之事親者又當以季栗為法

跋楊文貞公題贈泰和吳令墨梅詩後

楊文貞公居館閣時寔秉相權其言之出足以進退天下士若

泰和公之父母邦也邑令爲其所自推擇可知予嘗見公手書  
兩封託其令吳野景春治其子者其後景春爲令旣多善政用  
公之言不悅于其子考績來京顧使罷去夫公之賢固非莫知  
其子之惡者而景春爲人亦公所知也公旣不能薦之同升諸  
公又不能留之以幸其邑之人而卒聽其去者豈一時特欲遂  
其懸車之高耶不然則越石父之求絕於晏子也此卷爲景春  
之孫諸暨訓導英所藏蓋文貞因共去題墨梅以贈者固邑人  
之事也聞當時冢宰王公別有贈行序文見所以去之之意惜  
不得一覽之姑爲書其後如此

題江處士傳後

旋德江處士當正統間行薦舉法郡守上其名辭不起後復有  
薦之者旣就道卒引疾而歸李太史賓之爲作傳特稱其賢意  
處士則賢矣至槩以中庸之道其亦賢者過之者乎豈當其時  
處士於心必有所不合不然特欲矯一時倖進之弊而故爲是  
高致耶然此吾何以識之蓋其子漢登進士第爲司徒屬慨然  
常有濟時澤物之心固處士之教也不然賢其身而遺其子以  
不賢他人且不爲而謂處士爲之乎

跋息菴書訓

鴻臚寺主簿范君以升生數歲時其父筆齋求訓于其外祖禮  
部郎中息菴蔣公公時已老居鄉手書嘉言數條寄之君乃日  
誦習長益惟訓是行今且老猶能舉其詞不忘而爲人清修詳  
雅見稱士大夫間蓋其得之者有自矣息菴以善書事先朝  
年及七十即致仕綽有高致後年及百歲而終葦齋則善畫尤  
剛介寡求竟以布衣終身此二公者世徒以藝士目之則君之

所得者又豈徒紙上之陳言而已耶

跋黃樓賦

此蘇子由所作黃樓賦而其兄子瞻所書也石刻在徐州為方柱周遭書之其後磨滅一面其首相接處復失其半行遂不全相傳為雷所擊耳

題元人墨蹟

浙右文雅莫盛于元季若徐幼文倪元鎮馬孝常周履道諸公既皆有名當時至納僧羽人亦或弄筆墨而追逐于文場詩社間閱此卷可以槩見矣然首餘年來清詞妙墨蠹損塵昏零落無幾挹前輩之風流保先世之手澤非時場亞參之賢烏足以有此

跋林居魯所藏鄧文肅公二帖

趙鄧在當時以文翰齊名而鄧公二帖言必及趙氏今人果能弄筆墨遂有相輕之意有愧於前輩多矣居魯篤學好古藏此豈亦有取於斯耶

跋祝生文藁

祝生允明年七八歲時其大父參政公一日適為文成請客書之予時亦在坐見生侍案旁嘿然竟日竊異之因指文中難字以問無弗識者益奇之且料其他日必能事此也然亦安知其能至此哉昔歐陽文忠公著鳴蟬賦其子棐侍側不去公謂其後必能為此賦棐竟以文名益人於事惟無所好好必成如生幼已知好加以靜理不亂其成之至此也生嘗具書以雜詩文一卷投予予既歎賞今日其婦翁職方季公復示此冊於是閱之則生之進於文其勢殆不可禦而予將避之矣

跋韓文公廟碑

此東坡撰韓文公廟碑也板本云不隨死而亡此作不隨生而  
亡語若不通然為公親書不應有誤又手扶雲漢作手決張企  
翔僉憲提學廣東寄予此本因志之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二

題跋二十九首

題臨川兩先生小象後

吳中別有兩先生象視此差小艸廬類矣獨邵菴作黃冠短髻  
服其後亦附此詩然是目胄前所書故其貌稍壯寬既嘗模得  
之今再見葉廷光所藏聊記其後

題虞邵菴趙子昂鄧文原諸家書後

邵菴先生於書固自能然非趙鄧書家者類後人槩而評之不  
可也丁未五月十三日偶觀崑山葉氏所藏題而還之

跋東坡三刻

吏部左侍郎宜興徐公多藏古人墨蹟此三帖以皆邑中故事  
特刻之石而為摹之者則蔡桂芳德馨其先崑山人今居京師



家藏書卷五十二  
為嚮守士弘之子攻書翰其所摹三刻并諸題識用意精到與真蹟不差毫髮可謂勞且能矣予既喜坡公書得傳於世而德馨之勞且能者亦不欲泯其姓名而無傳因即墨本題之以為展玩者告若德馨之意則不圖乎此也

跋三楊遺墨

今世稱名臣必曰三楊葉文莊公因取其手墨聯屬為卷甚重其人也廬陵之書寬嘗閱其一二若建安南郡者乃始見之耳

跋林尚書葉侍郎尹尚書楊尚書聯句

卷中聯句林葉楊三公皆已下世今獨尹公在然其去位亦歲餘矣覽之可歎

題全冲堂記并詩後

永樂間吾郡劉康民以醫徵至京師得從館閣諸老游一時文詞大畧具此卷中而其名字邑里與夫官位出處又得學士公武功徐公疏其後可按而知也康民生六子其季為季誠官崇明醫學季誠生四子其仲為延齡官太醫院能世其醫而保此卷不失徐公云後二十年欲求諸老一字不可得公於諸老為後輩而沒亦久其一字又可得耶因延齡示此既傷人物之益謝而其從弟兵部郎中師正復為予談其大父醫術之妙而甘以士服終身又感世道之難復為歎息而書之

跋趙文敏公手帖

天台楊氏之先仕杭宋甚顯至叔和猶宋之民也趙文敏公在當時以諸王孫避兵其地館而庇之其義士也已自宋亡而楊氏亦晦既百年再顯于國初者數人而不幸槩以法免蓋又百年至吾同年商霖竟以名進士為良法吏而楊氏復振天之

報叔和者其終不爽如此此則文敏公與叔和手帖而商霖檢諸故書而得之者予讀之竊歎宋之屢迫于虜宗室四散蒼黃奔走如杜子美哀王孫之云猶幸有叔和者而隆準之屬得以容身焉不然其不至於泣路岐而竄荆棘也乎此叔和之義所為可尚而文敏公久而不忘其情猶欲榮以一官可謂知報德者他固不暇論也

### 跋八一軒詩後

太常卿瑞安任公以八一名軒蓋倣歐陽子六一云者然歐陽子所好者五物而以身老其間為六一公則所好者八物而以意寓其間為八一故六一者無物我之間八一則皆物而我時取其耳此其名若同而意則不同者噫琴奕壺酒之類物之微者也歐陽子渾然與之為一其自待亦薄矣寓意於物而不

意於物如蘇長公之言公其非玩物喪志歟公所得致仕之謂將歸其鄉益以道自樂超然物外於八者且無一取而況所謂六一云者耶

### 跋方正學壽樸堂文

吳江莫景周嘗從中處得正學方先生所記其家壽樸堂文而或者疑非出於正學之手雖景周亦不能無疑也去歲予偕從金華王允達獲觀正學文抄而此作在焉允達之先忠文公與正學為契舊所抄當得其真因以告諸景周景周之疑一旦水釋遂請予識于後其意甚欲予為左證耳然彼云記而此云跋以文體觀之當以跋為是

### 跋所臨東坡二帖後

歐陽文忠公誌老蘇先生墓云葬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

坡公二帖云石頭埤頭墳坐豈可龍別名先世葬處平舟後今  
陳明遠爲予言眉守許君數訪蘇氏遺蹟而不可得因以舊所  
臨二帖遺之俾執而往訪焉其或得之也

跋李提舉遺墨

崑山許氏藏元人墨蹟數紙中有茶陵李公一初題朱澤民山  
木詩一首予識公爲賓之學士之族高祖也爲乞而歸之賓之  
旣得其喜遂加裱飾復俾予書其所自來蓋公在元嘗登高科  
自翰林出爲州倅後副江浙儒學提舉故吳中人家往往得其  
詞翰觀于此紙可謂妙矣雖非其後人亦知愛之況爲其後人  
者乎

題山行雜錄後

山水在天下如方巖之奇而名不著者甚多有之鴈蕩則著矣

往年文宗儒爲永嘉令得一游每誇於予予固不能無所羨也  
謝方石先生家居時嘗從其叔父寶慶公與其族人鄉友數輩  
兼游兩山窮極幽邃往返倡和詩遂成帙予讀之益羨無已竊  
有他日必游之誓然方石自言山多險絕處臨之使人甚恐衰  
年筋力度不能再到矣予家去山殊遠且與先生同歲而加  
衰聞之興致索然又有西涯無復是夢之歎雖然吳江風利扁  
舟如飛決策一行夫誰我厄其相比近如天台武夷之勝將併  
游之其亦未可知也

題總山雜詠後

方石先生讀書總山之下凡一水石一虫鳥以至器物人事之  
類皆設爲題而成雜詠五十篇蓋其起居偃息無時而不在于  
總山也總山初名杜而更之自先生始則以其地爲其先孝子



府君葬處而歲時聚宗族於斯因會總亭名而名之者也讀其詩玩其意以為在乎區區水石中鳥事物之間者所知亦淺矣

跋魏元裕遺墨

宋魏文靖公有賜第在吳中後改建鶴山書院其詳見邵菴虞先生為公會孫起所著記書院東有讀易亭則公之次子靜齋嘗取公謫居渠陽時舊扁而名久之亭圯其後人曰元裕者乃復構治之此紙則其所求詩文事實也其稱先生念焉不知何人而元裕自稱玄孫殆起之子也百餘年來書院巋然猶存凡巡撫大臣行部至輒舍于是而亭則復圯獨有老屋數間而已比歲刑官從大臣于是治獄遂為縲紲鞭笞之所吳人茫乎不知所謂讀易亭矣猶幸此紙為魏文實氏家藏得以考見其地蓋文獻足徵如此夫文實與元裕同出畢萬之後其得失所係

可拘拘於楚人之說也乎觀者當自知之

跋金氏所藏詩畫

送行詩六首其人為陳敬陸珪黃鉞唐鶴謝倫葉林上有小序不著姓名蓋六人之一也鉞復為圖皆以贈金彥樞者彥樞崑山太倉人其曾孫祺祐竝游京師携以請題於予按詩序作于洪武辛未是時朝廷方用重典予意人畏法不暇而序以為與彥樞會于京師有詩酒之樂豈以敬等皆非知名之士得以隱于都市而事此耶然當是時雖耆老胥史皆以人材徵用況文藝之士如六人者耶夫六人者予既不知其終何如所知者獨彥樞傳其後今已三世祺善治生祐入太學更好學將出而仕矣蓋此雖微物而金氏文獻之足徵者在此後之人其尚永保之勿壞

跋趙松雪書紈扇賦

右趙松雪書紈扇賦當暑誦之涼思颯然此卷觀楊文貞公題識初為莘君所藏今歸吾鄉陳胡陸氏

跋碧落碑

趙明誠金石錄舊說謂李陽冰酷愛此碑自恨不如推擊之而缺以其言為不然極是蓋因碑有缺處故流俗附會之如此今吾子行所補豈正缺處耶此碑有別本見廣川書跋此本精妙為初刻無疑刑部主事陳明之好古帖得此示予予於古文奇字不能識況此多變體非籍其旁釋文讀之幾不成句也

跋何翠谷藥案

仕者或與世齟齬志不得行而民不得被其惠往往隱於醫曰是亦足以行吾志惠吾民也雲間何翠谷先生故業儒嘗登鄉舉將仕矣竟以醫老千里中其殆有見于此其子以仁能傳其術出其先人藥案一卷相示蓋其子筆也予不知醫獨愛其書之妙率易中深得晉唐人意態是可玩也

跋東坡和人夢游桂林西峯詩刻

此東坡和人夢游桂林西峯詩也石刻在桂林府學字畫纖細頗不類他刻蓋其石嵌壁間歲久為人手摸而平故文淺而然顧工部以公事至廣西知予所欲得也搨而見贈惜乎紙墨不甚精耳

跋彌明詩刻

此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謁桂林堯君廟詩也與東坡夢游西峯詩共一石顧列其後或言石曷聯句韓昌黎以軒轅彌明自寓其姓名觀此詩作于開元二年距聯句時蓋百年則昌黎且未

生是真有其人矣昌黎以彌明年九十餘南軒張子考其歲以爲失實固是又謂其詩此聯句格力未老以爲少作亦以年歲推之也乎若好事者託爲彌明詩以神異其人則不可得而知也

跋漢晉逸士圖

此圖筆法之妙誠如石田所評然漢晉人物不多矣若孟敏墮甑陶侃運甓之類使寫之豈不尤妙也乎

書陳氏復義莊記後

昔范文正公置義田于吳中宋至元族人歲食其入國初有犯法者田悉没于官今所存義田皆非舊物特續置者耳成化間其族有舉進士京師者上疏乞復其田所司謝曰待子異日居當道自復之未晚吾不能也竟格不行今觀東陽路西陳平

仲復義莊事竊歎平仲之賢然亦幸其田不没于官其勢爲易復也

題東行紀勝圖後

成化間仲山官工部治泉山東徧歷齊魯之郊公餘得覽觀古聖賢遺蹟而山水佳處亦皆有足蹟焉事竣歸見沈啓南隱君爲談其勝啓南遂寫成十圖其經營位置仲山之所指授也圖成示予因憶往歲自吳門上京師仲山候我于任城相與恭謁孔林途間度泗水望嶧山悉見題詠如岱嶽麟臺靈巖蒙嶺諸景皆在杳靄空曠間甚恨不得一至今觀此圖則皆得臥游矣而仲山今爲司馬屬雖坐治文書不出臺省然不若曩時驅馳登頓上下林壑雖勞而實樂觀此能無慨然于中乎

跋馬氏遺文卷

東陽馬氏族譜序之者撫州守馬文璧跋其後則自宋承旨以下凡十一人皆國初名筆也歲久斷裂其裔孫逢原貢來京師始加裝飾而求李西涯學士題其首曰馬氏家寶世之為寶者多矣而逢原所寶者在此逢原其馬氏之賢子孫哉

跋山谷草書

故太常卿崑山夏公所蓄書畫燬于火者數種此山谷草書詩卷蓋出煨燼中者故其下竝缺一字公之子今大理寺副德聲以此為先世物手補完之與真蹟無異自是為夏氏後人者尤宜寶藏不特為古法書矣

恭題進士王奎所藏制策題

弘治庚戌 今上即位之二年也乃春三月朔率循舊典策士于 廷又明日傳臚揭榜而安福臣王奎得 賜同進士出

身 國朝重進士科奎出安福安福在大江之西上以治春秋名天下出是科者尤盛奎從後起其業益精一試禮部而名遂成可謂時之俊傑也已故事 廷對人 賜策問及對畢得自藏以為榮奎於是仍加表飾而藏之愈謹意不自足復奉以示寬請識其下方敬諾之歎曰 朝廷待賢之禮有盛於進士科者乎夫士服韋布起艸茅一旦立于 殿陛之下得近 清光奉 大對何幸及此苟非其人固有過 闕門瞻望徘徊不可得而入者矣然士當 恩寵之下其初亦未有不感激者久則忘之者皆是奎為是豈欲誇於里之人以為榮且幸耶懸之堂壁顧諟不忘儼然如在當時凜然如處其地恍然如 渥恩之方被也則豈肯負其 君而不思報享其名而不圖稱者乎奎年甚富仕宦伊始其所樹立有不賴乎此弗信

跋文信公墓蹟

文信公之死偉矣其流離之際亦惟其能以詩發之故信公之  
有詩如屈原之有騷皆善明其死者也錢君世恒以家藏三詩  
示予蓋出公親書以寄其妹氏者此又原之女頌也乎其詩今  
載指南錄中而此則系以與其妻妾子女決絕之言嗚呼淚下  
如雨讀者尚然而西臺慟哭如公門下客者未必其涕之無從  
也過淮亂離歌六首邳州哭母小祥其前日收柳女信痛  
割腸胃人誰無妻兒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這裏於義當死  
乃是命也奈何途中有三詩今錄去言至於此淚下如雨  
其後曰一讀此三詩便見老兄悲痛真切之情事至於此為之  
奈何凡事只待千二哥至造物自有安排一可將此詩呈嫂  
氏歸之天命仍語觀挺瓊瑛不曾周全得毋怨毋怒徐姝以下  
皆可道吾此意當此天翻地亂人人流落天數奈何奈何一可  
令柳女環女好做人爹爹管不得淚下哽咽哽咽一此詩本  
仍可納之千二哥兄天  
祥家書達百五賢好  
此卷初為王清獻公家物公已沒家人理筐篋書翰叢積見此

紙損爛將裂以拭酒卮公之子季境適見之識為信公手書  
歎存之後歸常熟陳原錫家久之為錢允言所得今傳其子世  
恒庚戌十月二十三日記

恭題糧長 敕諭

昔在 高皇帝初定天下以蘇松等府糧饌所資擇產厚之  
民俾理其事號以糧長每歲將征歛例赴 闕下面聽宣諭而  
還自昂遷于北累朝恪遵其制率下敕詞于南京戶部人給一  
道此則長洲徐淵成化十三年所給者淵家世力田及為郡縣  
所推擇能奉法無過事皆先集而民晏然不擾眾方賴之不幸  
下世其弟今兵部郎中源藏是 敕惟謹寬伏讀一過大哉  
王言其意懇切固湯武之誥天下者其詞易直則欲民之皆曉  
而不及文耳蓋 高皇帝之典則所以導民為善者凜然猶

存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師之道治教之理於此數  
百言者已具世餘十紀民安居田里供賦稅以食人者惟恐或  
後而國用饒足倉粟紅腐如漢盛時孰非吾君訓戒之  
力也哉

跋沈石田畫冊

石田翁為王府博作此小冊山水竹木花果虫鳥無乎不具其  
亦能矣近時畫家可以及此者惟錢塘戴文進一人然文進之  
能止於畫耳若夫吮墨之餘綴以短句隨物賦形各極其趣則  
翁當獨步於今日也

書嘉魚縣湖西義學記後

宋慶曆間范文正公置義田于吳中以贍宗族其惠止於一家  
同時嘉魚李宗儒宗儀兄弟即所居湖西特建義學則其惠不

止及于一家且延于鄰邑矣李氏自宋至元仕宦不絕入  
國朝又大發于都御史田數年來承芳承恩承箕又竝以科第  
顯為義之報其遠如此今承芳官大理以義學為先世事恨其  
久廢與諸弟有志興復而力未足也適予談其事予甚嘉之因  
謾書以記他日事成則學者之受惠而後人之食報其有窮已  
耶弘治辛亥六月一日書

題陸鼎儀訓子帖後

鼎儀太常平日訓其子爰無所不至此又特書以授之者爰既  
能受訓且保其先人手筆不忘可謂賢子矣於是鼎儀之沒三  
年慨想哲人不可復見闕此為之泫然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三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三

題跋三十九首

跋清明上河圖

金燕山張著以此圖為張擇端筆必有所據至後人乃以擇端作于宋宣政間今畫譜具在當時有如斯人斯藝而猶遺其名氏何耶大卿朱公藏此已久予始得展閱恍然如入汴京置身流水游龍間但少香塵撲面耳朱公云此圖有稿本在張英公家蓋其經營布置各極其態信非率易所能成也

跋蘇子美草書老杜絕句

全卿侍御得此卷示予予初閱之以為山谷書不知其出於滄浪翁也蓋翁晚寓蘇州其手蹟絕少雖予蘇人亦未嘗見其書也山谷與翁生同時蓋嘗師之故其書相類後特加工耳然翁



之妙處未可輕論所謂惟觀其深者知之

題倪雲林畫

雲林子當元末不與陳敬初輩食張氏祿避地雲間以全其身  
蓋鴻飛冥冥不麗于魚網者也此竹石圖作于亂定之後乃  
國朝建元洪武之歲而雲林為書甲子其意欲效陶靖節耶然  
不知雲林出處與靖節同否范齋先生俾予題識因以質之

跋周寅之八哀詩後

崑山周寅之作八哀詩蓋擬杜子美以哀其鄉八賢者也八賢  
中予所識者憲副張公侍郎葉公及朱評事三人若憲使王公  
今秀水教諭成憲之祖予嘗表其墓者而盧太守殷教諭及孫  
刑部亦素聞其文行氣節者也所不知者呂沁水而已然列于  
諸公之間其為人亦不待論矣即此可見崑山之多賢而況或

有所遺乎予於寅之亦未之識成憲携其詩來示并得其自序  
讀之知其向慕之高已超乎流俗豈特取其詞而已哉

跋楊文貞公并楊晞顏尚書遺墨後

寬幼則聞兩楊先生寓武昌時所與共貧賤之事今觀文貞公  
手帖益信所傳之不安若晞顏尚書則詩文數首亦出于書藹  
然有德者之言也噫世豈有文行若兩先生而長貧賤者乎王  
女于成是豈虛語吾黨安居厚奉而嬉游不學其終為常人也  
宜哉寬生也後不及識文貞公昔居鄉里猶幸遇尚書于道時  
尚總角尚書年已八十餘猶下馬與揖其謙厚如此卷首有小  
象故獨知其似閔之不覺竦然起敬也吾鄉湯原靜舊藏此今  
傳其子曰忠忠以太學生游京師重其先人遺物出入必偕非  
但名賢詞翰可重而已



跋唐賢夜宴圖

唐賢夜宴不見載記畫者特意當時必有其事想象為之耳此固不必深論獨太宗方在秦邸羅致人物極一時之盛至于王魏楚材後來復收用之其終成貞觀之治宜哉論者獨以敬宗何人亦從房杜之列夫開館置屬始皆以文學進彼能為帝丘之對者徒以該博見取耳唐史序十八人者特殿其名意亦在吾固有感乎世以文學進者不能皆賢其利口辨給能免乎邦家之禍也耶此卷為翰林編修黃子敬所藏子敬志識甚正其亦有感於茲乎

跋徐仲山紀行詩

使勞事也古詩有豈不懷歸之語蓋使臣之意而其君能道之如此至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則直形於言矣仲山武選有冊封鄭藩之行往返餘二千里有所感遇嘿然成詩驛舍止宿輒索紙筆錄之當窮冬遠行衝犯霜雪勞亦甚矣而其意和平閒靜畧無怨懟又將出於四牡北山之上也乎

跋張氏尺牘

故元時宜興張氏自鶴溪而下累世好文雅多所交游其往還尺牘散落人家克溫以邑人故能聚成此卷亦愛慕前輩之意也張氏以為吳縣尹者予嘗過吳中治平寺見小屏上刻其詩一首當時為人所重如此壬子六月九日病中無聊為書此于後

書拙脩菴記後

右拙脩菴記一篇故中書舍人王君允達為公第原暉作者菴在東莊續古堂後西偏拙脩云者蓋取東坡先生和陶詩下士

晚聞道聊以拙自脩之語也記成于原暉亡後之一年又五年而允達亦不可作矣偶檢書篋得之益增悲痛蓋原暉平日謙抑好德之心於此可見而允達篤于孝友推以及我其情亦可識也因裱飾成卷冠以二季先生題字并舊圖一紙姪奕旣長知求其父遺事乃歸而俾藏之

題王荆公詩後

陳君堅遠舊嘗為予言其先艾菴先生藏王荆公墨蹟亟欲見之而不可得頃其弟明遠始持來示覽之不類公書特其詩耳其詩今載集中題曰天童山溪作蓋天童浙東勝處公為鄞令時所游行地也陳之先出宋相升之升之與公善復嘗共事後人自建寧徙鄞再徙南京至堅明兄弟竝以科第發身通守湖湘間清才雅操有光祖德為多夫先友不作而詞語若新故鄉雖離而景物猶在是詩非秀國子孫藏之而誰耶

題米原暉釣圖

吳淞秋晚群魚集小舟捕魚洲中謂之起叢今觀史文鑿戶曹藏小米此圖覽之景物宛然其間漁具數種予不能識安得陸魯望者為一一賦之

跋米原暉寓大姚村所書三詩

大姚在吳東四望皆水而有土隆然上有佛寺據之其旁多居民隱然聚落蓋江湖間一佳處也而陳氏實居其地為望族昔米元暉嘗過此手寫三詩而為沈石田所藏以王汝大理里中故物也因以歸之自宋紹興至今幾四百年不知流傳幾家而復歸其里人真奇事也予憶舊訪王汝宅扁舟出沒巨浪間竟日始至自以其地幽僻過者殆少乃今得米氏則所以使前人

姓名不遂湮沒而吾無羊叔子峴山之歎者非此詩也耶

跋原暉雲山圖

王汝旣得原暉三詩他日過趙給事良度見壁間雲山圖題曰作于大姪妹家顧而歎曰此又吾里中故物也良度乃亦歸之王汝因令其子鎡與詩蹟竝藏仍乞予題其後此圖自吳中轉徙京師今復歸其里人其事又益奇也

題朱陸二先生遺墨後

朱陸二先生道學之妙皆傑出於百世之下者也世之論者謂其學不同此特因其議論之不合耳夫惟不合故各得發其所蘊而理愈明豈非後學之幸哉二先生竝稱于世其遺墨乃亦聯焉朱子書與黃商伯作于提舉鴻慶宮時正韓侂胄用事故有時論日變等語若陸子書則殘缺不完莫知所與主名獨其

語及梅翁者猶存寧波通守王君必充家藏二帖已久與其弟宜都令必懋謁選都下携以相示大賢君子之書豈區區所當題識亦可謂不知量者也

跋陳閑人馬圖

世以韓幹馬為第一然明皇猶怪其無閑筆力今觀此卷雖破爛而人馬精神猶存信出幹之上也

跋韓幹馬圖

韓幹畫馬之妙見於杜少陵之歌備矣所謂畫肉不畫骨觀於此圖尤信

跋石勒問道圖

畫譜載隋展子虔有石勒問道圖此幅殆倣之者劉後村以為鄭夾漈家物今謙齋宮傳先生得之觀澄之禪定勒之作禮意

態各極其妙自是畫家絕品正不必究其事也

題馬遠柳塘聚禽圖

柳塘水漫群鳥翔集只尺中似來親人晉簡文帝云會心處不在遠其言妙矣

題劉松年三生圖

右三生圖趙松雪鑒為劉松年筆其後題詠者二十人皆近代名僧蓋亦有慕於澤者歟

跋顏魯公祭文稿

祿山之變魯公與其從兄杲卿同心抗賊杲卿竟不屈而死而為楊國忠所蔽無褒贈之典後以朝廷用魯公訴始贈太子太保謚忠節此公將赴饒州刺史云至東京拜掃先墓告于杲卿之父濠州府君元孫之文也其間歷叙一門俱得蒙恩蓋公道終不

可泯如此公之書疏直清勁畧無一毫傾側之態其為人實與之蓋不待使李希烈知其遇難必死而不愧其兄也

跋孫過庭書譜

孫過庭書譜曾為宣和御府所收有上下卷今下卷已亡上卷亦不完然得其數字亦足以見古人用筆之妙況此爛然累幅哉過庭書傳世者蓋止此當永為泆溪書堂之寶玩也

跋高閑州書千文

唐僧多能書如高閑其一人也閑又得韓昌黎文其名益顯蓋縑素易壞不必傳世惟載之名人之文則傳也又觀懷素自叙多援士大夫語可見閑之書予特見此知書者必能鑒之

跋蔡忠惠公謝賜御書詩真蹟

蔡忠惠公書名重當時上嘗令寫碑誌則以例有資利辭曰此

待詔職也與待詔爭利可乎力不從竟已其人品如此其書之莊重凡落筆皆然豈以御前表疏始不苟耶宮傳謙齋先生得此甚加珍惜益非特重其書重其人爾

跋黃山谷書南山懶殘和尚歌

山谷好佛故書此歌亦甚着意然其平生固未嘗一筆率易也

跋趙松雪補唐人臨王右軍三帖

唐人臨右軍三帖固不若張翼之亂真然松雪所補視唐人則如張芝之鴈行矣

跋趙松雪書王右軍四事

松雪翁平生學書以羲獻為師故喜書其事其風度蓋亦類之

書分韻送文太僕詩首簡

文君宗儒以名進士歷宰永嘉博平政績累著數為巡按憲臣

奏請旌異有 旨竟召入時同召者多得御史君政績出同輩上顧以南京太僕丞去士大夫為不平者闕然而君談笑自如曰吾固宜爾也於是眾相與餞之有誦晉謝氏詩四句以似為宗儒今日發者乃分韻為詩贈之既成什矣後數年宗儒稱疾歸而予以制服家居適閱舊冊歎宗儒滯於僕丞蓄其才猷不獲展布必有任其咎者固吾黨之愧也

題史氏宜樂堂詩序後

史氏在溧陽族舊且大永樂間仲川仲和兄弟作宜樂之堂一時人多題詠而梁用之先生寔為之序後七十餘年仲和之孫戶部主事文鑑求其詩不可得幸序文在梁先生集中乃錄于卷而請士大夫補之蓋文鑑之賢而史氏為有後也予又聞文鑑云序中名常者嘗預修永樂大典時事竣當得太學生乃不

屑就竟登進士第仕至郡守蓋其族之多賢久矣

跋顏魯公千祿字石刻

此顏魯公千祿字也按成都句詠跋公嘗刺湖州此刻初在其宅東廳後翻刻蜀中予所得乃全幅然缺平聲字雖上聲亦不完豈是二石或一石而兩面書之予所得者乃其半耶或所謂剝缺而不可推究者耶然不應缺之之多也書盛於晉顧多破壞其體魯公此本特正其繆誤以惠學者則其書名豈特妙於筆墨而已詠所書與公書頗類豈嘗師公而得其彷彿者耶

跋秦氏科第錄

故舒城秦公子儀科第錄三冊其孫戶部侍郎崇化之所藏也公以洪武己卯應天府鄉試中式明年會試禮部再中遂登進士第凡試必有錄公家所藏者歲久皆不存及是戶部公以科

第繼起游仕于外從人訪得而謄寫之始復完具方公登第後物授興山知縣在 太宗朝滿考 命從給事中治事再署

應天府事時

仁宗監國已知其名後公既擢刑部郎中尋

以事調衛輝適洪熙改元上輔政策二十五條悉見納已而有旨召用俄卒于道知公者蓋深惜之於是侍郎公以清才雅望佐掌邦計固其賢足以自致亦先世之所鬱而未發者有以遺之歟

書大雅堂卷後

元季盜起蘄黃間陳友諒來寇饒州州人胡振卿集義旅以助官軍鄉里方倚之俄有他寇至竟死于難其妻趙氏又能守志不移崎嶇避兵卒保其孤節義之美可謂萃於一門矣其鄉周伯琦嘗為其孤節題所居之堂曰大雅而金華宋太史而下皆

書其事以傳振卿之死至今殆百四十年其六世孫刑部員外郎韶寶藏遺墨惟謹而刑部尚書盱江何公而下尚為書其事不已豈非其事足以感動乎人欲為暴白于世也乎予因憶當時固有與其事類者蓋元季倡亂以陳友諒張士誠為首士誠自泰州猝入姑蘇守將脫寅不能禦遁去其參謀楊椿獨挺身前向誓挫其鋒盜刃其胸瞑目怒罵而死明日其妻覓其尸既得遂自經死於是楊廉夫輩亦傳其事而吳興張文蔚實為誄辭其節義若此雖吾鄉之人有不知者蓋惟無後人如員外君之賢故耳此可歎當時尚有類此者惟無後人或未嘗託之文辭而人之不知者多矣此又以見文辭之有用也予嘗得所謂誄詞者故於椿獨知之乃因讀振卿事敢附書于後椿字子壽故蜀之眉山人流寓吳中為宋少師棟之後平生多著述蓋文

士也

跋鉅鹿耿氏公牘後

寬嘗聞耿氏家乘知其世序甚遠蓋自金歷元累葉仕宦雖不甚顯而未嘗棄儒為業及 皇明有天下始定戶版耿氏猶以儒繫籍至科舉 詔下而盧氏教諭汝明先生遂登鄉試先生有四子其季事 英宗為南京刑部尚書卒謚清惠清惠有三子其仲事 憲宗及 今上為吏部尚書再世甲科顯

庸于時清德雅望濟美不絕而耿氏遂為海內仕宦家之冠噫盛矣於是吏部公檢諸故篋得其大父當時所給戶帖及鄉試公據曰此吾家故物不可棄也飾成鉅卷而謹藏之以寬在寮末公暇出以相示夫所謂戶帖 國初人家有之而公據則凡預鄉試者未必無也惟夫子孫賢雖世踰十紀而斷爛故物猶

相傳如新否則煌煌寶墨玉軸牙籤往往有落于他人之家者然則此盈尺之紙豈獨考見耿氏之先而其後世之有人不於是而見乎耿氏初為鉅鹿大族後有諱昉者仕平定為宣武指揮因家焉及汝明先生官盧氏愛其風土而諸生感其德教且畱居之故今又為盧氏人云

跋趙彛齋畫蘭蕙

趙彛齋為宋宗室畫名在前元雖不若松雪翁之盛然胸中自有九畹百畝幽姿秀色溢腕指間亦無聲之楚騷也容軒隱君積學不仕益同宗之賢者其藏此卷固吾家舊物之可惜亦氣味相投而相好也耶

跋函風圖

國初林子奐作函風圖每圖篆書其詩于後學士解公又各疏其大畧而總題之觀之者如生于周處于函而古風宛然必如是而後為圖畫也

跋下蜀江山圖

此宋范寬畫下蜀江山圖也蓋川峽之間戈船雲梯捷渡仰攻旌旗若林飛鳥莫度所以模寫王全斌輩一時武功之盛大畧可見噫劔門天險古有是言然終不可恃而人得以取之所謂固國不以山谿之險也歟

題白雲親墓圖

故贈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陳公孟玉在永樂間以太醫院醫士居京師悲父母早亡南望吳門輒潸然流涕求得翰林王公汝嘉作白雲親墓圖記以自慰一時名公卿多為之詩今八十餘年矣其曾孫鄉貢進士沐謹藏之而以示予蓋記所



稱太保公鎰時為監察御史後長憲臺卒謚僖敏偉然為時名臣聲望在中朝功業在西土為吳中仕宦之冠然不知太保之孝實有以基之觀于此卷可以見矣後有著實諫議錄志程太師墓者其必有取于斯

跋林酒僊詩

酒僊名遇賢俗姓林在宋為蘇城東禪寺僧人傳其事甚異至號聖僧以其嗜酒故又號酒僊此卷皆其所作詩也詩意有高絕處蓋寒山子之流當時張卽之特書以刻石其石已以寺之東林房獨藏此本夫寒山子之詩雖晦菴朱夫子亦賞之此酒僊之言所以不可廢也

跋宋仲溫草書

右索靖草書勢宋仲溫書蓋得其妙而無愧於靖者也今人或

肆安議則以學之者之過而未見其真蹟耳

跋原已松軒賦

予舊見原已製此賦自以為未及古作者不即持出其慎重益如此夫今之文士才豪者固有之若詳審典重如原已者吾未多見也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四

題跋三十四首

跋趙魏公臨智永真草千文

古今人書千文甚多如趙魏公此卷尤秀潤可貴者按方正學跋語宋舍人仲珩嘗評此以為公中年得意書仲珩為國初書家第一手其言如此豈待他人言哉此卷初為臨海葉夷仲惠仲之物今文太僕宗儒得之太僕之子辟好文而能書必有以識其妙矣

跋楊眉菴春懷八詠

予過西山道經王氏主人叔儀出楊眉菴春懷八詠示客蓋眉菴與叔儀之先世曰允原在國初同官并州書以遺之者也其詳見郡人馮之巖序文於是歎允原之後有人雖區區故物



猶保守不墜而先世因以考見于斯則此紙有益於王氏且多  
豈可以吟弄風月之蹟少哉

題鍾繇真蹟

史載鍾太傅事魏殊有偉績此薦焦季直表又見其為國不蔽  
賢之美其書平生所見特石刻耳若真蹟之存於世者僅此啓  
南所藏法書甚多吾固知其不能出此上也

跋大石聯句後

予與故李少卿諸公夜宿西山雲泉菴為大石聯句偶寄一時  
之興耳二十年來不意和者之多如此主僧智韜持以來見為  
之愧歎韜云自公留題後菴名盛傳于時而游者不絕雖韜亦  
為士大夫所禮意韜言過矣大石吳中奇物也安能終晦使米  
南宮在且將束帶拜之若之見禮於人乃石之所波及也予安

能為若輕重哉韜請書其語於後遂書之

跋滕用衡貞符頌

惟太宗文皇帝入繼大統之初一新鴻業文物煥然四方  
以祥瑞來奏者不絕一時臣工頌聲交作所以述 朝廷之盛  
以傳播天下而聳動之也此則翰林待詔吳人滕用衡所獻頌  
符之詩三篇首騶虞次神龜次河清每篇八章章四句乃其手  
寫副本而正書篆隸皆具蓋用衡以能書薦起篆隸尤其所長  
時未授職故欲以此自見也然吳中人特知其能書而已向非  
此卷其多藝之美幾沒之矣予友文太僕宗儒藏此使其子璧  
持以相示昔漢武之世招延天下文學之士如司馬相如枚臯  
之徒勃然而起於是麟馬寶鼎芝艸之類瀕瀕乎形於歌詠千  
載之下乃復見於 皇朝嗚呼其盛矣哉

題鄭氏所藏文移

元政既非群雄角逐我太祖高皇帝起而削平群雄以寧禍亂若浙東數郡先入版圖於是李曹公以王室懿親尚冒國姓特授同僉樞密院分守其地當是時兵戈擾攘日惟攻伐之不暇而詔書下播即以表揚孝義為先務蓋與武王武閭封墓之事同也此二紙為浦江義門鄭氏蠲免徭役文移下之郡縣者其族長允敬藏之甚謹使其諸孫總奉以見示夫蠲免之典所以旌異鄭氏自宋元已然文移蓋嘗及之然天下多事廢政已多於此獨能舉而行之又與武王政由舊之事同也百三十年來有司遵奉朝廷之美意所以待乎鄭氏者愈久不替使其族人得於承平之世粒食安居以享先世義聚之利可不知所感激平苟知之其亦益務為義以圖報于下而已矣敬

之餘為書其後

跋司馬氏家藏宋誥

宋刑部侍郎司馬公伋出溫國文正公後此其遇郊祀恩獲贈其父禎誥也其裔孫福建副使聖保藏不失使其子公鞅持以示寬寬聞宋之南遷公實從行越之有司馬氏自公始蓋四百年于此而此誥與其子孫竝存固溫國之德厚亦公有以保其族而延其嗣也歟

跋陸翁所藏石田畫後

人言石田翁好異聞有欲得其圖畫者輒談鬼怪之事以動之事窮或湊合而成故失之誣者頗多閭門陸汝器以所得圖畫示予不啻百十幅凡山水艸木禽獸果蔬菜無所不備然汝器淳實人也於鬼怪事非惟不能談亦不欲談而得畫之多如

此則人言其可盡信也哉

跋陳憲副所藏文移

天順八年有 詔天下凡致仕官廉貧不能自存者有司每歲給米五石以資養贍蓋曠世之恩典也今貴州按察副使陳君粹之自弘治初即退居于蘇太守史侯以君為人適與 詔旨合特上其事于巡按御史吳君報使舉行此其當時文移於是朝廷之厚恩有司之美意具於尺紙之間其事甚盛傳之陳氏子孫則前人之清節雖百世之遠因以見之然予竊有感歎者蓋君初自臬司歸考其年法不應致仕夫不使之食祿于官顧使之給米于家將必有任其咎者矣

跋華栖碧手帖

此無錫華栖碧先生與吾鄉陳叔方先生手帖也叔方名植

慎獨在元季與栖碧俱以隱節文藝相契合故叙其過從之情然其意在旌表事蓋栖碧有母陳氏守節欲援例舉行耳此帖百餘年流落人家其七世孫蒙購得之故家文獻此又其足徵者乎

跋尤牧菴遺墨

右尤牧菴先生雜詩文拜簡札共一冊先生生元末仕于國初為湖廣布政司經歷少則師事陳敬初內史妙於詞翰而文名在吳中尚晦非其子孫之賢保護此冊傳之至今安能使人知其名哉先生之曾孫曰公厚以鉛山知縣致仕家居使其子樾持此相示歎吳中前輩文學如先生者亦幾失之則無遺蹟可考者失之多矣此又可見鄉邦文士之盛也

跋楊文貞公與尤參議詩札

故江西參議尤公從其父牧菴先生宦游武昌時適廬陵楊文貞公流寓其地相好甚厚也及文貞既貴而尤公亦從鄉校起為部官至佐藩省所得文貞手墨最多其存者僅止此耳夫二公以貧賤之交相輔以道義相資以文學自少壯至於白首交好不改視今世反覆小人何如哉展觀之餘為之敬歎

跋宋人哀徐徽言詩後

當宋被金虜之迫士大夫多死於難者此則龍游徐徽言之死而人哀之之詩也其後又有吳正傳先生跋語益可寶重徽言在南渡後賜謚忠壯其死事載宋史忠義傳未暇考也

跋倪雲林詩

雲林徵君以雅潔為人所慕片紙流落亦多藏弄况與其人之美世者乎此中秋夜一詩及廁鼠古體皆寫遺其鄉鄒惟高者

其裔孫元饒以其家故物保之尤謹予嘗愛雲林詩能脫去元人穠麗之氣而得乎陶柳之法然世之知之者尚少特以其隱處山林之下耳

跋溧陽史氏家藏公劄

右溧陽史氏家藏公劄八紙其一曰修者宋建炎初轉保義郎所給其七曰仁遂文德仁壽元至元間充安撫司提領及權縣尹與隨軍議事所給也史之先當漢世祖中興有曰崇者佐命有功封于溧陽既卒廟食其地至今千五百年子孫散居邑中不可勝數其出而仕者既皆見於譜牒此特近代公劄之僅存者及入國朝益以科第發身予所知者戶部主事學進士後二人後觀政戶部以公事過吳中持此八紙見示竊歎漢之功臣如鄧禹之不安殺子孫雖顯于當時然今亦無聞焉崇之功

固不若禹之盛必其有德於人者不淺不然何其嗣續之繁仕宦之多至於久而不絕哉故因題此以推本其先世俾史氏子孫無忘其祖德而益紹之云

### 題陳僖敏公印象

故少保僖敏陳公在正統景泰間以都憲巡撫陝西惠政甚著西人感之稱為黑鬚爺爺至刻印其象家事之飲食必祝蓋予少聞其事如此有傳其象至吳中者公之姪孫貢士汴得之以示予始信其然感歎不已為題其下以識

### 跋趙集賢書鄒將仕墓志銘

元故將仕鄒公墓志銘實趙集賢子昂撰又其親書于石者也聞之此石嘗沉于水後始出之復樹于墓固將仕之潛德當顯亦集賢之書不可泯沒耳將仕裔孫永章重其家故物以搨本

見示蓋鄒氏文獻有足徵者其在於此集賢平日石刻甚多然為人書碑碣亦少非將仕為人之賢何以得之

### 跋錢氏所藏群公手簡

錢氏以小兒醫稱于吳中久矣往時伯常先生被召入太醫院典御藥其術既數有驗遂授御醫進院判當其退自內直士大夫迎治嬰孺疾者戶外僕馬不絕先生不間遠近皆赴往往入夜始歸此卷皆當時所與手帖也自劉文安公而下凡數十紙大率言醫事者此可以觀錢氏之醫也於是先生下世幾二十年其子汝礪親傳術業益妙保守此卷不敢失墜他日踵門見示為書其後以識

### 跋范文正公道服贊

右范文正公為同年許書記作道服贊真蹟道服之制不可考

許公為此其意蕭然物外非不臧之服也不然文正公豈率易  
爲人下筆者哉此卷今藏范氏義莊替後又有文與可諸賢跋  
語亦不可得者也

跋范文正公與尹師魯手帖

宋盛時有西夏之擾范公與尹師魯合謀戮力以抗之相得甚  
深蓋以道義事功爲友者也此二帖公與師魯者其一已刻于  
文正尺牘中寬嘗閱之何幸今日復獲見此真蹟哉然二帖不  
藏于尹氏復歸于文正子孫則其後世之盛衰亦可知矣

跋范忠宣公誥

在宋父子顯于朝者稱韓呂二家然豈若范氏之盛哉此誥乃  
忠宣公拜僕射時所受其詞又出蘇次公足以達爰立之意圓  
吉主奉出示敬書其後

跋范氏所藏唐誥

文正公云祖宗積德百餘年始發於吾今觀柱國隋此誥在唐  
咸通二年所受至文正公時蓋二百年矣其本原深厚如此後  
復四百六十餘年而此誥藏于范氏無恙文獻足徵豈特有國  
者爲然哉

書俞烈婦事

吳學生顧春以好學成疾疾亟與其父惟寅決別其妻俞氏悲  
痛誓不二志及春未死以指扶其目睛不得脫則引刀刺之其  
姑適見之急奪其刀而一目已傷無所見也春旣死縣令鄭君  
聞而嘉之遣人遺之布粟以慰之文宗儒太僕俞之舅氏也悲  
春早世賦詩哀之因以著俞氏之節俞氏之父濟伯和之士林  
爭和之益人心之不能自己者也今之制婦人前三十歲守節



至後五十始獲旌表以其志久而不渝其節乃堅故也如俞氏之節以死自誓顧未可死耳當其勇決於頃刻之時已有百年之志彼淪與堅豈足為俞氏論哉俞氏有二男女纔數歲遺腹一男亦數月矣因覽是卷為書此于首人心之不能自己予獨不然乎

### 題雪洲卷後

江陰夏叔度先生自號雪洲隱居田里行義好文所與交皆一時名士予所知者若倪雲林王光菴輩是也其生當國初用重典之日雲林光菴皆為自全之計而雪洲處之自若亦以壽終今其子孫益久而盛江南人所稱習禮夏氏也予方北上其玄孫從壽以都水主事分司徐州持雪洲卷求題卷中有說詩有賦而篆其首者為翰林待詔滕用衡圖之者為中書舍人王孟端也二公亦所謂一時名士而與雪洲交者也都水以先世遺墨甚多後悉散失以所藏僅此為恨然後人能繼儒業且登甲科官郎署有光于先世已多豈以遺墨為哉顧其孝思惓惓在此其亦益訪求之予何時得盡覽之耶

### 跋甲秀堂帖

此甲秀堂帖也舊刻于廬山陳氏內有周石鼓文譜秦泰山詔譜并權銘量銘漢鄧騭討羌竹簡隋煬帝序曹子建帖晉王右軍荀侯帖唐歐陽率更顏魯公倣右軍帖魯公祭稿懷索帖李太白醉稿白文公詩宋司馬文正公銘蘇東坡手簡黃山谷詩諸刻予少時藏此一日劉廷美僉憲過予家見之借去後劉公沒從其家索之不可得蓋其三子異居裂而分之矣弘治丙辰予居家三子始各持還仍合于一其刻舊亦不完而石上且久

予故尤惜之耳

跋張朱二先生手帖

右張南軒朱晦菴二先生手帖南軒所與蓋曾叟父而晦菴所稱曾君恐亦表父耳二先生同時學同道其筆翰在天下後世人皆重之亦以類相從也固宜義烏王氏藏此已久以友允達舊嘗示予今傳其子俯俯尚謹藏之哉

跋水東日記抄本後

右水東日記三十八卷故吏部侍郎葉文莊公所著也議者以其間頗有臧否之論其子孫固在不當傳出於是公之子始秘之則已為湖廣剝木而都下家有之矣顧其本模寫無法提行過多讀者厭之近世紀載家幾絕幸文莊為此足以考見時事因錄本稍便觀覽不忍棄去惟多譌字雖加校正不能免耳

跋李氏宋敕

右宋吏部侍郎李公琳為左朝請郎大夫台州崇道觀時轉於朝奉大夫敕一道蓋以年勞受也又敕一道則公自左中大夫充敷文閣待制以病謝事特授左中大夫令致仕而去者噫宋之待士於是為至矣公既沒孫柯復以遺表恩澤授官其告身具在有足徵者公之十一世孫庶字舜明業儒不仕為無錫士林之望保藏故物歲久益謹益四百餘年而書種不斷可謂難得者也

題奩兒所藏王守溪詩墨後

陶淵明責子詩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黃山谷謂陶氏諸子豈真不好紙筆者淵明特戲言耳奩兒得王守溪學士詩墨師為卷藏之惟謹噫奩兒豈真好紙筆者耶戊午季冬二十一

日承天門聽 恩詔還喜而識之

書重刻寶光寺碑後

漢鬱林太守吳郡陸公績故居在郡城婁門內即今寶光寺是也寺興廢不可考 國朝永樂間重建學士廬陵曾公從住持大聲贊之請為紀其事碑既刻而燬往歲予家居今住持文奎檢篋中得真蹟見示則出程中書南雲隸書固無恙也予以陸公清節既可崇重而其文其書亦不可泯沒者奎公欣然買石遂復刻之乃以書來仍請書其故于後夫吳之佛寺無慮數百區往往富貴之人求福田利益捨宅為之未有出於前賢故居如寶光者如記中謂陸公亦有捨宅之說豈公沒後子孫為之耶否則吳人慕其德相與尸而祝之于此以成之耶奎公以謹愨為衆推主茲寺方務修葺豈惟闡佛之教亦惟慕公之德而為

此舉其為人亦可嘉已初公自海外歸以巨石壓舟後寺稍而西石委弃民家始百餘年今移置城中察院之側名之曰廉石因併書于此使後人有所考云弘治十二年七月四日

跋葉文莊公手簡

故浙江參政崑山陸君文量端雅好學尤善吏事最為葉文莊公知愛非特鄉里之故而已右手簡十紙乃公平日遺文量者其子伸藏之甚謹頃來試禮部畢奉以示予噫今仕宦之孫於先世遺墨委棄塵埃中往往用以裹物拭案畧不知惜予所見者亦多觀于此其為人之賢否何如耶四月五日

恭題院使王王被賜藥方後

欽惟 皇上當 聖政之暇游心文藝嘗徧闕 聖祖太宗文皇帝命儒臣所修永樂大典擇醫方之良者以太醫院使

臣王玉精於其術 親御翰墨特俾左右持 賜之王既拜受  
不勝榮幸裝潢成冊將傳之子孫永為家寶以臣寬在侍從之  
列謹奉以示期以蕪詞表揚寵遇之萬一臣寬仰而歎曰仁哉  
聖心乃天地生物之心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  
曰位可以守位曰仁益仁之為道愛人而已矣愛人者視天下  
之人癢奇疾痛皆切於身惟欲去其所苦以竝生於世焉耳故  
世之為術者亦多惟醫稱為仁術其良方載之大典實多顧大  
典為書卷帙浩繁藏之中秘天下人既不得而見其分門別類  
包羅古今無所不備 皇上不以他所載者書而獨書乎此  
以為醫家之 賜豈非欲廣仁術於天下而欲人皆躋於壽域  
以竝生於世也歟臣寬愚昧寡學竊窺 聖心之所在謹識  
于後豈特表揚王之寵遇而已若夫 宸翰珠圓玉潔勅令  
手稽首謹識

恭題醫士陳寵被 賜藥方後

太醫院之設其下有醫士常數百人而得入 御藥房供事者  
纔數人而已益居 禁中典 御藥必其人藝術精良性行醇  
謹者始預冠帶醫士臣陳寵既在選中乃弘治己未五月  
皇上出用藥二奇方識以 御寶而賜之此又數人者之所少  
有而寵之所獨得者也寵感激無已飾為巨卷奉以見示惟寵  
之先專門小兒醫擅名吳中者累世矣至其父公賢始獲召用  
于 朝後任御醫秩滿懇以老疾請蒙擢院判致仕還家寵早  
承醫業深得其妙曰暮出入小心恭謹 皇上念其勤勞錄

其功績又重其世醫之子乃有此 賜是雖出於 特恩而非有所私於寵也寵於二方既珍藏之以圖報榮遇之不偶其亦廣傳之以推播 恩澤於無窮云

恭題尚書堵公被 賜朝覲官 敕文後

弘治十二年天下藩臬及郡縣長吏下至裔夷胥史例 朝于京師乃正月朔旦 天子御 奉天殿受朝畢明日諸司咸集吏部太子太傅臣瀟侍郎臣寬臣民悅偕都察院大臣公行考察而黜其不職者什一二皆所以遵奉舊章也已而其人得不黜者刑官若臺諫復露章劾奏 天子以既去其泰甚悉宥使圖後効比其還任仍賜之敕以戒諭之其人既皆拜受而臣瀟等三人人亦被 賜一通焉蓋凡 敕詞所以為戒諭者諄切簡要其人遵行即良違即否居銓曹者他日特執此明

而省成耳大哉王言治道攸繫如臣至愚亦知所以從事矣於是臣瀟以 璽書當謹藏綴以素楮俾識其由臣寬幸從銓曹後獲躬逢其盛顧所被 賜者亦爛然在室時出而拜觀之尚相與欽承于下以無忘 天子惓惓進賢圖治之意云是歲二月十八日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臣寬拜手稽首敬書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四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五

題跋三十六首

跋南園俞氏文冊

南園俞氏在蘇學之西予少數過之主人嗣之輒出其家遺墨  
款客時嗣之甚貧已斥賣供衣食費久之吳下人家多得之此  
冊則其先墓志銘傳拜雜文及錄本而進士都元敬所得者元  
敬重儒家故物裝飾保藏可謂託得其人矣惟俞氏自宋以來  
仕不甚顯至石澗先生益著書樂道再世為立菴先生開門授  
徒尤有學行 國初嘗為都昌令予嘗聞嗣之言先祖以憂制  
還惟一獎篋家人啓之得布裹物甚重意其律賞也視之乃官  
上一斫柴斧耳其清操如此故其所遺圖書之外絕無他物子  
孫貧乏亦其勢然往歲予再經南園則其居已屬他姓悉犁為



菜圃矣嗣之有子曰元盲無妻子且入存卹院嗚呼世儒之家  
乃至此哉斯理之不可曉者因覽此冊聊書之以識感歎

題解學士墨蹟

永樂時人多能書當以學士解公為首此冊真行草小楷皆具  
而紙墨竝佳故其下筆圓滑純熟尤為得意乃公傳家物也觀  
公前後題識所以示其族人者可見今為吾鄉薛朝英得之朝  
英保愛甚其亦識公之意者歟

跋舊所書白樂天詩

予昔過凌鴻臚季行為書此卷季行既沒無子書畫散失後二  
十年有持此卷過市中求售者東扶葉惟立見而購之蓋惟立  
為童子時嘗師事季行今六十年矣猶念其師故物藏弄惟謹  
其意可謂厚矣以予手書持來相示予憶過季行時季行出家

釀飲予予性不能飲飲少輒醉故握筆狂放不復成字覽之可  
笑又憶是日陳玉汝周原已皆在從旁助勢不覺滿卷今玉汝  
僉都南臺原已下世亦久而予且老歸然尚存是可慨也季行  
諱遠號近菴海虞人清懶窩則寓居都下之軒名也

恭題 累朝恩命錄後

吏部左侍郎林公輯其家自正統以來五十餘年所受 敕六  
誥十一總為一編名 累朝恩命錄以寬辱有契義奉刻本見  
示俾題其後惟林為閩中著姓歷世既遠族屬滋盛其尤盛者  
則莫若公之派也蓋聞其先數世以長厚之德洽于鄉里始發  
于瑞州府君府君以循良之政被于郡縣再發于公是以  
恩命渙頒既及其身又及其先世君子以 朝廷與之為非濫  
而林氏受之為非倖可謂 上下交得者也若公為人德學純

懿士論推先達于宸衷遂由師儒之長特擢銓衡之佐寵用之秩方加未已其恩命所及豈止一世二世將上及于三世乃已則此錄始其權輿也乎公有數子其伯庭桂登鄉貢進士不幸早世其仲庭楫繼擢甲科能濟世美列官庫部修謹舉職恩命所受當續刻之併為林氏盛事云

題紹興瑞應圖後

嗚呼宋至中世其遭外侮甚矣幸而垂亡之際高宗嗣位以少延國祚不然被髮左衽中國皆其人矣蓋古禍出於人其終不至於絕者天也謂高宗無功於宋人誰信之然而國土日蹙偏安一隅卒不能復祖宗舊物謂高宗有功於宋又誰信之吾嘗竊論其事高宗為諸王時豈有意於神器一旦禍變忽生為群臣推奉得非所有出於望外故和議易成而忠言難進中興之

功卒視漢世祖愧焉陸全卿侍御以家藏瑞應圖見示覽之信其事之出於天也蓋自古帝王受命必有禎祥固不必怪此必高宗禪位後畫史追述其事寫此所謂出於天者若其出於人者則見於史傳人其肯寫之乎圖有十二各有贊詞不知作于何人獨其畫手精妙非俗工可到知畫者必能辨之

恭題尚書秦公所受制策題後

舒城秦公為戶部侍郎時以先大父郎中府君在洪武末科第錄三冊見示既為題其後今復見公天順初繼登進士所受制策題并所對策一卷而以錫宴歸第圖繫焉噫百年來祖孫二世以甲科相承仕宦不絕而公又以清名雅操際遇明時比歲改吏部再拜南京吏部尚書有光于前人多矣

跋沈石田游張公洞詩後



石田嘗兩至宜興與克溫翰林謀游張公洞輒為雨阻歎曰名山之游信亦有命也去歲乃始與大本隱君游而願始遂因作圖而繫詩于後更為序引述其勝殊備他日傳至都下予獲讀之蓋雖未及游而茲洞已在吾目中矣

題周氏崇本堂記後

周氏居吳城東委巷中予少嘗過之門徑清雅竹樹幽茂如山林間主人導予登堂蓋其家先祠也其扁曰崇本則以其先出道國元公祀以為始祖而名也堂有記刻石讀之則故吏部尚書王文端公所作也惟宋道學之盛實自元公始然自營道望吳中不啻數千里何意大賢君子乃獨傳其一派于東南豈非吳中之幸哉自武功以來子孫世以儒宦相承予嘗識其一二頃以堂記錄本寄示再為讀之慨然有感噫此吳中文獻之可

徵者也其敢不書

跋宋賢四帖

右手帖四首富文忠公弼次李莊簡公光次樓宣獻公鑰而大慧杲禪師亦以宋人附焉文忠相業盛矣而元劉仁本已有跋語莊簡宣獻皆南渡以後人望也大慧雖緇流然嘗忤秦檜被謫亦僧中之英乎毛憲清修撰持其鄉人所藏此卷見示聊記之

跋宋賢五帖

宋名賢杜祁公唐質肅公張文定公韓獻肅公兄弟手帖五通皆真蹟也太宰林公俾寬鑒之謹記其後

跋宋賢三帖

宋儒王德文嘗註魏鶴山先生渠陽詩鶴山因致手帖以謝又

嘗以所註示杜尚書範李侍郎心傳二公因亦答以手帖所謂渠陽詩其裔孫觀字惟顥者既取刻本翻刻傳世矣他日復得此三帖裝池寄示噫惟顥於先世亦可謂盡心矣

跋王氏所藏宋敕二通

惟顥家藏先世宋敕四通予嘗悉題其後顧其文多殘缺益歲久之理當然也此敕為淳熙九年其先曰大本者充兩浙參議贈其父中大夫者而殘缺益甚然寸縑一字他人視之不足重在王氏為至寶矣此敕前曰董克忠等五人擬官後曰仰充兩浙西路安撫司參議益大本府君所受敕也或以其旁有妻妾人陸氏語遂以為陸氏所受誤矣陸氏下有狀字豈大本以公事出因其妻告求據而行者耶

跋戶部尚書周公加官移文

今年夏大臣一日致仕者四人而太子少保戶部尚書周公亦與焉命下之後仍加公太子太保以榮之此則中貴人傳旨而本部移公之文也公既歸太原其子兵部主事曾謹錄移文飾為軸懸之以侈上恩謂予與其父久有僚契特奉以示益公之去上不特加之官而已陛辭之日復賜之敕以行凡所以為恩典者皆與他同可謂盛矣然自公致仕一時留公者奏疏交上殆數十人至今口語猶籍籍未已上念公久勞竟不忍留則所以為物議者獨不與他同其亦可謂盛矣予既無力留公敢因曾之請敬書于下特識感歎羨慕之意以復之

跋吏部舉薦祭酒謝公次文

台南謝方石先生在弘治初以翰林侍講擢南京國子祭酒

時已為得人未幾先生移疾去屏蹟總山中著書自樂絕仕進  
意而言者以先生學行純正宜表率當世薦章交上 上深  
納之然不欲煩以吏事也前三年會祭酒缺吏部遂以先生擬  
上而先生具疏再辭不獲 命始勉就道既至諸生皆以為得  
師而士大夫則賀 朝廷之得賢也方先生起而時吏部有咨  
文三通其弟業從之來取其詞剪貼成卷持以相示寬覽之非  
特見先生之賢又以見下之見賢能舉 上之得賢能用而  
式克欽承之意又於大臣見之嗚呼何其盛哉其謂之咨文者  
文移之體云爾初通有寬押字蓋寬時佐吏部也

跋王右軍真蹟

趙光祿家藏二王真蹟予欲借觀已久壬戌四月九日濟之携  
過園居時急雨初霽新暑愴然相與閱之真一快也

跋王獻之真蹟

米姓晉唐法書真蹟秘玩日有獻之中秋帖趙松雪以為寶晉  
刻石即比余因出石刻校之間有不類處夫形似且失況其精  
神氣韻欲得之難矣此真蹟所以可貴而恨世不多見也

跋李貞伯手帖

故太僕少卿李貞伯最喜交游然非其人輒怒見顏色不與接  
一言此手帖一卷皆遺今孫太常志同益非志同契合之厚  
何以得此而志同重其為人雖貞伯沒久片紙數字及瑣細事  
者亦不忍棄又所謂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者歟

題東莊記石刻後

先侍郎府君治東莊時吾弟原輝實往助之府君既不幸即世  
而原輝繼亡亦幸有子奕稍長能守舊業以今宮保長沙李公

所作記書屏間歲久漫滅請其友文徵明為隸古刻石以傳永  
久其於先志可謂能繼矣蓋府君之治茲莊固思續古之人然  
陶靖節不求自安之意至老不衰若原輝所以結屋種樹勤力  
于此又豈李衛公愛惜艸木以供玩好者耶凡為吳氏子孫皆  
當知之石刻成書其後以示壬戌五月十六日

跋鮮于困學詩墨

書家例能文詞不能則望而知其筆墨之俗特一書工而已困  
學翁平生以善書掩其詩名余每讀其詩輒歎其妙若此篇槩  
亦可見蓋世之學書者如未能詩吾未見其能樞也都壘顧公  
示此因以論之

跋盧彥昭遺墨

右紉扇絕句一首海虞盧彥昭題贈其鄉顧立中者彥昭在元  
季嘗從楊鍊崖游故其詞翰皆清雅可愛然生值兵亂更其家  
後遭多難遺墨散落幸立中家藏此因歸其曾孫用才用才傳  
其子志盧氏世業醫至志業益精志字宗尹以醫士選入御藥  
房供事讀書好文不獨以醫名蓋其先世所從來者遠矣予老  
多病藉宗尹旦夕療治既感之他日宗尹携此見示裝池甚謹  
又見其於舊物知所保重尤賢之遂為題此以識豈惟使盧氏  
子孫知有先世而已且使邑人知有前輩其詩後題曰絲桐老  
人者蓋彥昭自號也

題石勒問道圖

石勒嘗以漢世祖自許其英傑可想彼佛圖澄一胡僧耳見之  
為禮如此何其卑抑之甚也豈澄之術真足以動之歟然澄能  
起其子之死不能救其國之亡其術果可貴乎此圖寫勒問道

能盡其態知繪事者當以為工雖勿論其事可也

跋館閣諸老與沈民則學士小簡

論書者謂欲人品高嘗以是驗之可信故翰林學士沈公民則松江人也在永樂初即以善書際遇 文皇歷事 累朝寵

眷益盛一時館閣諸老若二楊公文簡黃公文靖金公學士曾

公苗公皆世所謂名臣無不忘勢位與之交好公之書法固妙

非其人之賢何以得此公有弟曰民望亦以書至大理少卿子

藻為中書舍人至是公沒既久 今皇上愛慕公書詢其家

得公玄孫世隆特授以官如藻俾司制敕如公益古今以書被

寵眷者莫有盛於沈氏者也世隆去公四世能保守舊物嘗以

諸老手帖數幅裝池見示竊歎區區片紙不滿數字而前人清

風藹然猶存然則世隆欲傳家學其亦謹於人品之間益思繼

其祖德也哉

跋趙松雪乞藥手帖

華亭陸悅道以醫名于前元松雪趙公嘗有手帖乞藥觀宋潛

溪先生跋其後以醫為不受官蒙賜號處士而歸蓋其高致如

此非特以醫名者自其孫景深以來能世其業至于今又得文

質以醫學教授太醫院成就後學為多家藏舊物雖斷爛數行

保守不墜處士可謂有後矣

跋張東海雜書

東海張公守南安時雜書數紙郡掾劉暹得之成卷公之子時

行黃門持以示予中有公與予詩一首益公寫而未發者三欲

取之因感楚弓得失之語書其後而還之

跋芸窗父師集

張溝南先生有詩名于元末其詩恨未見之徒得高太史季迪  
跋語謂其詩格律深穩不尚篆刻有會理切事之語季迪為當  
時詩宗觀其評品如此則其詩可知矣吾友王守溪吏部今藏  
其詩二冊而其子瑄之作皆在題曰芸窗父師集芸窗蓋瑄之  
號獨所謂師者不知所指豈集中附載者皆其人歟癸亥二月  
郊祀齋居為讀一過因記其後溝南名端字希尹江陰人瑄字  
藻仲尤以書名云

跋宋潛溪書所著鄭濂名解

太史宋先生所著義門鄭濂名解嘗見于潛溪集中此則太史  
手筆也太史之學其該博不必論其書亦清古有法若其後跋  
語數篇與所附名說皆諸賢親書亦未嘗一筆放恣覽之益增  
吾黨之愧

跋宋方二公墨蹟

宋仲珩舍人方希直侍講同生 國初其書與詩皆世所貴重  
者也惟立吏部得其手蹟而聯為卷藏之豈非哀其先後以死  
有慨于中耶希直尤為人取諱言故其名氏遂被剗去然甫百  
年則其長篇鉅什已題刻于世而家有之矣

跋趙仲穆馬圖

予嘗觀唐陳閔馬圖歎其精絕今見仲穆臨李伯時之作直能  
繼之至于胡人牽馬尤極其態所謂心合意會又不止于雲滿  
身者此圖仲穆寫寄其弟奕者後入崑山顧仲瑛家今為文侍  
御宗嚴得之蓋自古千里之足骨朽無遺而二百餘年颯爽之  
氣猶宛然尺素間又何天閑十二之足誇哉

跋江貫道江山長圖

予方病齒臥陳太僕明之使小僮持畫卷入迫觀之就枕展尺許即知為宋人筆不覺蹶然起稱賞至圖窮未已蓋宋江貫道所作曾入元御府柯博士敬仲所鑒定者也貫道之筆少見況其後有葉石林陳簡齋林希逸諸公題識益可貴重明之好古博雅此卷得所歸矣

書韋齋先生集後

朱子受學實出其父韋齋先生之命嘗歎韋齋臨絕之時知所以教子如此然無以考韋齋之學何如也前吳令鄺君既刻此編寄予始知朱子之所以為大儒者得於家學為多蓋遺書沾漑既足以成乎內而延平諸先生之教特助乎外耳然則欲知朱學之源流者此編當與晦菴集並傳于世可也癸亥十二月

上書

跋朱文公三帖

朱文公先生以淳熙初提舉浙東力論台守唐仲友不職朝廷雖從其言寔忤時宰陰庇仲友之意自是先生遂歸且乞奉祠偽學之論遂起而先生棄于時者數年此三帖蓋皆與越中陸放翁者首在官時所發其二則既歸後發者為宮諭靳君充道所藏惟先生書札在集中者最多無非論治道講理學之語若此類固不得而備載也然所謂杜門讀書畢此數年為上策自餘真可付一大笑等語讀之亦可以觀世道矣

跋明皇講易圖

錢舜舉舊作明皇講易圖為建安楊文敏公家物公與廬陵南郡二楊公俱有詩此則臨本也蓋公之曾孫今考功郎中旦追念故物不可見使繪士為之者而其詩仍錄于後於先世一物

之微能不忘如此考功所以卓然有美譽于時而無忝於前人也歟

跋顏氏家廟碑

此唐顏氏家廟碑為魯公真卿撰并書按跋尾此碑遭兵亂什於野宋太平興國七年都院孔目孔延襲始移置府城孔廟中而碑幸完予知碑名久矣恨不可得同年周公瑞都憲巡撫陝西始寄至猶恨缺其額耳蓋以碑額為無用多不揭或碑穹工人艱於揭而置之不知碑無額如物無首為完物乎況此額為李陽冰篆書可謂二絕何可缺耶

跋元人墨蹟

元人自趙魏公而下書簡并詩凡若干幅皆真蹟而魏公夫人管氏一簡在焉自古婦人之書少見獨石刻有衛夫人者此幅

雖不逮然亦可謂難得也已

跋劉寵一錢圖

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親之劉寵之受一錢其平日之政可以想見若時苗畱犢則清而激矣然今仕者寧有畱犢之心雖一錢不受可也吏部郎中東河劉君博之出為河南參政以所藏趙千里此圖相示博之向慕前賢其為政必知所慎矣

跋張樗寮墨蹟

樗寮在宋書名甚盛然好用秃筆作大字遂為後來醜怪惡札之祖噫不得其意而強效之其弊至于縛艸如帚以燥為工是真所謂醜怪者也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一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一



卷一